

的葉步榮、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一同出席盛會。他們心裏想的一樣——如果沒有林海音、沒有純文學，或許也就沒有後來的出版界「五小」。此外，聯合報系基金會董事長劉昌平、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莫昭平、遠流出版公司發行人王榮文、格林文化公司總編輯郝廣才也在祝壽行列，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，在自己和林海音之間，有一條文化傳承的絲線在牽繫著他們。

除了提拔後進，林海音對於台灣文學的輸出也不遺餘力。九〇年代初，大陸的「中國現代文學館」主編一套「台灣當代作家精品大系」十本，便是藉林海音之力聯繫余光中、鄭清文、白先勇、黃春明等作家，方才順利完成編務。叢書出版之後，她並且親自出席新書發表會，向大陸讀者推薦這群傑出的台灣作家。所以，在林海音八十壽誕前夕，作家老舍的公子、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舒乙，也特別率全體館員來函賀壽。

在這次的壽宴上，每一位出席的文友都會是林海音的讀者，「英子」引領他們走過數十載的人生。或許不要多久，另外一批讀著「林奶奶」童話故事長大的新生代，也將躍上文壇和其他前行者別領風騷。那時候我們將會發現：林海音留給大家的是總也演不完的「城南舊事」！（胡衍南）

鄭清文： 難得「轟動」 的鄉土文學作家



王亞倫攝影

台灣的鄉土文學從賴和開始，一路傳承下來的作家包括楊逵、吳濁流、葉石濤、鍾肇政、李喬、黃春明、王禎和、陳映真等，每個人的文學成就和所享有的尊崇，從不像鄭清文一樣不成比例。四十年來，他的寫作始終不會引起繁華的喧囂，但最常進入「爾雅」年度小說選的，卻也是他的作品。他總是兀自沉靜地寫著，即便目前甫從銀行退休，他仍打算適意穩當地寫下去。今年，麥田出版社鄭重刊出六卷本的《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》，英文版的

《三腳馬——鄭清文短篇小說選》，也在稍晚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，如果說這是他寫作歷程中難得掀起的「轟動」，恐怕也絕不為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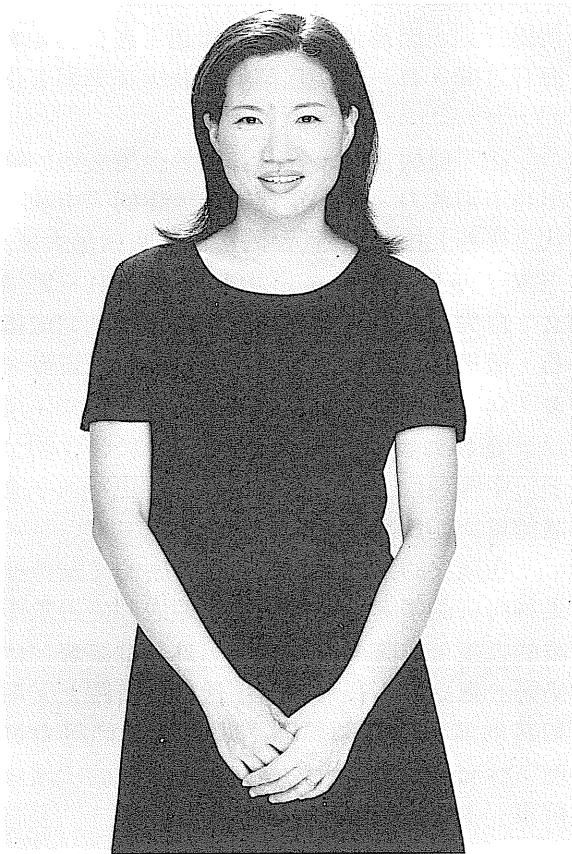
鄭清文的小說向來不是寫意的潑墨，而是苦心的工筆；從來沒有濃郁的色調，而是淡謐的白描。一般讀者如果流連於戲劇性的衝突場面，習慣於臉譜化的人物刻劃，往往不易領略他的藝術況味。鄭清文自陳相當服膺美國作家海明威的「冰山理論」，執著於保守、含蓄、淺說即止的小說美學，認為水面下占八分之七的「意義內核」，是小說表裡看不到的。這種節制到全然內斂所作出的小說，讀來或許令人覺得不夠刺激，但是對於耐心、用心的讀者，作家提供的是最為深邃的人生意義。就像齊邦媛教授在《全集》的序裡所說，在文壇震耳欲聾的性與暴力作品之外，從鄭清文作品可以聽到「一些寧靜、溫和但是持久可信的聲音。」

樸拙固是一種美學價值，但在淡漠的敘述姿態、小品的形式剪裁、慢嚼方覺有味的情節安排下，鄭清文的作品一樣具有深刻性——齊教授獨到的見地，提示的正是這個道理。舉例來講，關於日據末期的「皇民化」效應，當時已有不少作家著力於此；不過鮮少有人注意到，鄭清文的〈三腳馬〉、〈報馬仔〉等作，同樣以他獨有的平淡筆墨，描繪出那個時代台灣人精神受戕後的扭曲性格。

面對未來的寫作，鄭清文曾經表示，戰爭結束前後的時代故事，特別是外省文化對本省文化的衝擊，似是一個猶待開發的寫作處女地，所以他會將部分心力投注於此。至於可能的成績，我們一點都不需要擔心，因為就像作家李喬說的：「他是定根成長於台灣舊鎮的一棵大王椰子，以傲天之姿不斷茁長壯大；落葉繽紛，其姿態與影像將會永遠存在天幕之上，也活躍在不同世代的人們心田上。」

讓我們安靜地，等待鄭清文的下一次「轟動」。（胡衍南）

歐銀釧： 聆聽邊緣的聲音



歐銀釧提供

一場因緣際會，促成了台灣第一個監獄寫作班，以及第一本監獄文學合集，並因而豐富了許多人的生命，這是歐銀釧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事。

九五年夏天，在晚報上寫專欄的歐銀釧，收到一位受刑人的來信，裡頭述及入獄前帶女友夜裡賞花的經歷，那動人的情境促使她寫成一篇小小說。翌年，幾位音樂家巡迴演出，邀請她回家鄉澎湖，做文學與音樂的對話演出，